

出土漢印零識(二則)^{*}

徐俊剛

新疆拜城多崗墓地 M275 漢墓出土了一枚銅印(M275 : 2, 圖 1), 方形瓦鈕, 長 1.6、寬 1.4、通高 1.15 釐米, 印臺高 0.6 釐米, 印文四字“田□私印”。〔1〕



圖 1

* 本文寫作得到“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博士創新資助項目”(項目編號 CTWX2015BS023)的資助。

〔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地區文物局,拜城縣文物局:《拜城多崗墓地》第 205—206 頁,彩版九〇,7,文物出版社 2014 年。

今按,未釋之字當爲“起”。將印面翻轉之後,該字作“”,左部从走,右部可摹作“”,即“己”。“己”的這種寫法還見於如下一些漢印中:



《漢銅印叢》第9頁:一紀私印〔1〕



《漢徵》第581頁:陳萬紀



《漢徵》第581頁:紀鳳



《漢徵》第68頁:趙起印

則此印文當釋爲“田起私印”。“起”是戰漢時期較爲常見的人名用字,如戰國有名將吳起、白起,秦印中有枝起、梁起,〔2〕見於漢印的除上舉趙起外,還有高起、馬起、陳起等(《漢徵》第68頁)。

漢代“起”字从“己”、从“己”者兼而有之,這一差異在戰國(包括秦代)文字中已經出現,如楚、齊文字“起”多从“己”,燕、三晉、秦文字“起”多从“巳”(見下表),由此我們可以窺及漢代“起”字兩種寫法的大體來源。從古音上講,“起”是溪紐之部字,“己”是見紐之部字,“巳”是邪紐之部字,三字韻部相同,其不同爲溪、見二紐屬喉音,邪紐屬齒頭音,雖然“己”、“巳”實爲一字分化,但從戰國以來,其讀音已經有所區別,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系文字在方言語音上的差異,而這一差異反映在字形上,在秦代“書同文字”之後仍存留了相當長一段時間。

	戰國、秦		漢
楚	 包山簡 162	 新蔡簡乙二·五	 《漢徵》
齊	 《陶錄》3.485.5		
燕	 《璽彙》3952	 《陶錄》4.181.4	 說文小篆  起 馬王堆帛書《經法》  起 《漢徵》
三晉	 三十年冢子韓春鉞(《銘像》18008)	 《彙考》第244頁	
秦	 睡虎地秦簡《日書甲》138背、140背	  《秦代印風》	

〔1〕汪啓淑:《漢銅印叢》,西泠印社1998年。

〔2〕許雄志:《秦代印風》第87、176頁,重慶出版社1999年。

二

河南永城黃土山二號漢墓出土了兩枚木質穿帶印(M2 : 1155 見圖 2; M2 : 1156 見圖 3), 印章已因脫水而變形, 兩面陰刻印文。考古報告將 M2 : 1155 釋為“□妾”, M2 : 1156 “文字已變形難識”, 僅命名為“鳳鳥印”。〔1〕



M2 : 1155 正



M2 : 1155 背

圖 2



M2 : 1156 正



M2 : 1156 背

圖 3

今按, M2 : 1155 正面未釋之字是“諸”字, 所从“者”的寫法又見於以下漢印中:



《漢徵》第 107 頁: 呂因諸



《漢徵》第 278 頁: 霍都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市文物旅游管理局:《永城黃土山與鄆城漢墓》第 71—72 頁, 彩版四四, 大象出版社 2010 年。

褚農 《漢徵》第 384 頁：

徐奢 《漢徵》第 465 頁：

所以其印文當是“諸”、“妾”二字。從考古報告公布的彩版來看，M2：1156 正面印文也並非難識，很明顯是“諸”、“妾”、“信”、“印”四字。我們認為印文的讀法應該是“妾諸”、“妾諸印信(信印)”，下面試作說明。

為釋讀方便，我們首先將兩枚印的圖片翻轉(圖 4)。鑒於漢代私印中兩字印的讀法一般都遵循自右至左讀的習慣，因此 M2：1155 正面印文當讀為“妾諸”。



圖 4

四字印主要有如下幾種讀法(不完全統計)，這裏為了方便描述，我們仿照趙平安先生討論秦代田字格官印的方法，將印面四字標為 1、2、3、4，作如下之形：〔1〕

3	1
4	2

印文讀法可舉例如下：



1234(徐延之印《十鍾山房印舉》〔2〕)



1342(賈幸之印《吉金齋古銅印譜》〔3〕)

〔1〕 趙平安：《秦漢印章研究》第 2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2〕 陳介祺：《十鍾山房印舉》，中國書店 1985 年。

〔3〕 何昆玉：《吉金齋古銅印譜》，上海書店 1989 年。



1324(夷遂之印《赫連泉館古印存》〔1〕)



1432(陽成與印《金薤留珍》〔2〕)

M2 : 1156 正面讀法屬於 1342 或 1324, 讀爲“妾諸印信”或“妾諸信印”。

結合印文內容與出土情況, 釋爲“諸妾”也不適宜。“諸妾”見於傳世文獻, 意爲“衆妾”, 如:

《釋名·釋親屬》: 天子妾有嫔。嫔, 賓也, 諸妾之中見賓敬也。〔3〕

《晉書·郭默傳》: 掠胤女及諸妾, 並金寶還船。〔4〕

《魏書·張譙傳》: 皇甫氏歸, 譙令諸妾境上奉迎。〔5〕

印文如釋爲“諸妾”, 則說明“諸妾”是一種專屬的身份。黃土山二號墓是已發掘的芒碭山西漢梁國王陵中唯一一座墓道朝北的大型崖洞墓, 在梁國王陵墓葬群中規格較高, 且出土有玉衣片、玉舞人等隨葬品, 因而考古報告推測墓主應是西漢中期偏晚的梁國某代梁王的王后, 〔6〕M2 : 1156 背面的鳳鳥圖案, 也是其身份的象徵, 顯然王后與“妾”是有很大差異的, 不會使用“諸妾”的璽印。

漢印中作“妾某”的私印很多, 《漢徵》“妾”字頭下列舉數例, 其中的“妾因諸”印, 可證“諸”可以作爲女子的名字。王獻唐先生考證“妾字印”說: 〔7〕

男子之稱臣, 猶女子之稱妾, 今漢印中有妾字者, 亦多爲兩面印, 妾下名上無姓, 其另一面則爲姓名全文, 如妾服背文張服, 妾毋放背文周毋放, 妾毋請背文呂毋請(均見《印舉》), 例與男子印相同。其於印上加妾字者, 亦疑本爲有官秩者之妻, 或曾受封, 或爲女官。《封泥考略》有妾聖、妾喻、妾連期諸封泥, 皆其用於簡牘者, 《考略》云, 當是后妃及官中女官所用, 殆近之矣。

〔1〕羅振玉:《赫連泉館古印存》, 上海書店 1988 年。

〔2〕《景印金薤留珍》, 臺北故宮博物院 1971 年。

〔3〕(漢)劉熙:《釋名》第 49 頁, 叢書集成初編本, 中華書局 1985 年。

〔4〕(唐)房玄齡等:《晉書》第 1716 頁, 中華書局 1974 年。

〔5〕(北齊)魏收:《魏書》第 1370 頁, 中華書局 1974 年。

〔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市文物旅游管理局:《永城黃土山與鄧城漢墓》第 79 頁。

〔7〕王獻唐:《五鐙精舍印話》第 183—184 頁, 齊魯書社 1985 年。

正如趙平安先生指出的,王氏的話基本正確,但失之絕對,妾也可以是一般女子的謙稱,〔1〕不過王氏所論對於“妾諸”二印却是很好的注脚。

下面討論 M2 : 1155 背面的印文。通過比對正背面圖版(圖 2),我們可以發現,由於木印縮水變形,正面圖作左窄右寬,那麼背面圖應該是左寬右窄(可參考 M2 : 1156 的情況),而實際圖片却與此相反,這說明背面圖其實是已經翻轉過來的。考古報告認為背面可識圖案為一鸛鳥從天而下,張口欲銜一鯉,其他部分模糊。從彩版來看,所謂“一鸛鳥從天而下,張口欲銜一鯉”是加了裝飾的“之”字,而其下的“印”字尚可辨識,所从“𠂔”也作張口的鳥形。這種用鳥形、魚形作構件的“鳥虫篆”在漢印裏並不鮮見,例如《秦漢鳥虫篆印選》裏收錄的如下四例:〔2〕



第 84 頁：日利



第 85 頁：武意



第 95 頁：王武



第 98 頁：侯志

上揭四印都有用鳥形或魚形作為筆畫的情況,尤其第四印“志”字所从“之”與 M2 : 1155 背面的“之”字頗為類似。所以印面左側兩字應為“之印”。

右側上下兩字,第一字左半部為“工”,右半部似與古文字中“宿”字所从的“𠂔”相同,但漢印“宿”字已作“𠂔”、“𠂔”(《漢徵》第 331 頁),且細審圖版可以發現,其右上角並未閉合,可摹作“𠂔”,與“百”寫法相同,加上下面的筆畫,即“頁”。該字从工、从頁,也就是“項”。第二字因木印變形而較難辨識,我們認為應該是“君”,《秦漢鳥虫篆

印選》著錄一枚“周君愛印” (第 56 頁),“君”字與該字的筆畫特徵十分相近,

這樣 M2 : 1155 背面印文可釋作“項君之印”。“項”應是墓主人的姓氏,“君”可能是其尊號或字。

綜上所論,兩枚木印的印文應分別釋讀為:妾諸,項君之印【M2 : 1155】;妾諸印信(信印)【M2 : 1156】。可知這位西漢梁國某代王后名為“項諸”,亦稱“項君”。由於

〔1〕趙平安:《秦漢印章研究》第 76 頁。

〔2〕韓天衡:《秦漢鳥虫篆印選》,上海書店 1987 年。

全部西漢梁國王陵的二十餘座墓葬迄今只發掘了八座,除了保安山一號、二號墓已確認是梁孝王和王后的墓葬,餘者尚不能確認王世身份。《漢書·文三王傳》中對梁國歷代梁王都有記載,但王后僅見孝王王后李氏、共王王后陳氏、平王王后任氏,考古報告將墓葬時代定在公元前 118 年至公元前 24 年之間,^{〔1〕}歷經平、貞、敬、夷、荒五代梁王,墓主人很可能是後四王中某位梁王的王后。當然,梁平王王后任氏在元朔中因睢陽人犴反告發“梁王與大母爭尊”,被歸咎為“首惡”而“梟首於市”,^{〔2〕}此後梁平王是否另立王后不得而知。如本文考釋不誤,可為西漢梁國的歷史作一點補充。

引書簡稱:

《漢徵》——羅福頤:《增訂漢印文字徵》,紫禁城出版社 2010 年。

《陶錄》——王恩田:《陶文圖錄》,齊魯書社 2006 年。

《璽彙》——羅福頤:《古璽彙編》,文物出版社 1981 年。

《銘像》——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彙考》——施謝捷:《古璽彙考》,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6 年。

(徐俊剛 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出土文獻與中國
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研究生)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市文物旅游管理局:《永城黃土山與鄴城漢墓》第 78 頁。

〔2〕 (漢)班固:《漢書》第 2214—2215 頁,中華書局 1962 年。